

巴西之根

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 著



巴西驻中国大使馆





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
(1902. 7. 11——1982. 4. 24)

11 + 11 - 13 002

为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著 《巴西之根》中文版所作的序言

1993年3月,在我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曾应邀到我们的外交学院(里约布朗库学院)就为解释巴西作出贡献的三位作家的作品发表讲演,他们是:吉尔贝托·弗莱雷、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和卡依奥·普拉多·儒尼奥尔。现在,在这篇《巴西之根》中文版序言中,我再谈一下当时对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的作品所作的主要评论。

在巴西社会科学重要人物祠里的这三位作家中,我最了解的莫过于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我是他的朋友,他曾两次考核我,其中一次是考核我的教授论文。他的成名之作也是流传最广的作品《巴西之根》发表于1936年,即弗莱雷的《豪宅与茅屋》第一版问世三年之后。虽然两者写作时间相近,并且同样都力图在反自由的思想在我们当中占上风的三十年代那个时刻重新思考巴西,但这两部巴西社会学经典文献却不相同。弗莱雷的著作尽管更有可批评之处,但不愧为一部大型作品。而《巴西之根》则几乎是精心制作的微雕,象出自佛兰德天才画家们之手的微型作品有时在一个大作品之中也具有强大的表现力一样,这个微雕可以表现出从一个大型作品的最关键部分中所能看到的一切。

从思想史的观点来看,或许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较之吉尔贝托·弗莱雷引起了一场更大的革命。这是因为,尽管

《巴西之根》既没有提出总体结构性分析，也没有象弗莱雷的作品那样制定一个组织整个社会的巨大伦理与道德，但它更加深刻，更加雄辩，颇有些更“现代”和更“现实”的味道，吉尔贝托·弗莱雷引起轰动是因为他善于创造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神话：种族民主。塞尔吉奥虽然也揭示了巴西文化和巴西人行为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但从这个观点来看没有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其最重要之点在另一方面：他是一个激进的民主思想家，而弗莱雷则相反，他是个温和的保守派，甚至把人民和奴隶视为两种社会学等级，视为“理想的种类”，但至此而已，因为他无意解释社会变动的动力，例如，家长制结构不是仅仅有其重要的积极方面，而且包含着阻止变动和使不公正永久化的成分。

《巴西之根》最漂亮的一章题为“播种者和铺砖工”，它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存在加以比较。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说，西班牙人存在的特点是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建造城市的钢铁般抽象意志。西班牙城市呈几何形状，广场较大，街道从广场平行延伸。所以其地理布局是由计划者头脑中事先确定的。与西班牙人这种合理性、强制性的抽象意志相反，葡萄牙人似乎疏于地理学。葡萄牙城市不讲究条理，街道曲折上下，当然，葡萄牙人愿意位于山丘高处，建造碉堡。他们有战略眼光，以令人赞叹的方式占领巴西，善于在必要的地点修造建筑物，但他们不关心几何形状，或许也不关心规矩；葡萄牙人即兴性太强，难以照计划行事。这样，城市就形成得非常杂乱无章。

本书的每一章本身都是一件艺术品。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在其他章中表明，葡萄牙人在巴西的生活、我们的殖民地式的教育和我们的文化结构均受到某些因素的限制，即推崇韦伯借用歌德的说法指出的那些与资本主义和现代精神相类似的文化成分的因

素。

就一个更平等、更民主、更与现代资本主义相近的社会如何能在美国扎根，托克奎维尔作了精彩的描写。在巴西则缺少这些；巴西的文化构成不要求这种抽象和理性的倾向，也不要求对等级的喜好。在美国，对繁琐的等级——这在欧洲盛行，在美洲则不然——的反感由个人纪律和有宗教背景的群体社会所抵销，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竞争。在我们巴西人中，缺乏抽象理性和对纪律的喜好则造成了个人至上主义。

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的解释——其中一个，因为他的解释多得很——是围绕着这样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即，尽管我们的社会是个特权社会，但这些特权并不建立在预先确定的等级静止的距离之上。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们所说，个人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比出自生来具有的特权和社会预先确定的地位的品德和世袭地位更重要。奇怪的是，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把这种状况与那些推崇发挥个人能动力的既定规则制度的状况对立起来。在我们当中则正好相反：在不推崇抽象规则的社会里，个人行为的成功变为才干、机遇和好运。

就其本身而言，这不是由于标准较宽松的社会给予的可动性，也不是把这种可动性视为一种价值或者为其指出规定的道路，而是以无秩序、个人意志和强制得来的某种东西，它最终必定成为个人之物。所受的教育使我们过分看重个人和随心所欲的作用。这样，就难以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民主要求有规则，要求形式上的平等，保障人人机会均等，而我们强调的价值则相反：尽管有规则，成就总是非个人莫属的功绩。

塞尔吉奥·布瓦尔克的想法是，既然我们当中有一种不安分守己的精神使个人能量爆发打破社会的刻板，那么这不是通过为所有人受益的体制变革而实现的，而只是受到能够打破规则者欢迎，同时也由于有一条独具特点的畅通道路，这条道路又不普遍对所有人敞开。

本书最重要的章节是“真诚的人”。实际上这里是在进行批评，而不是神化这种“巴西品德”，这是因为，在作者看来，真诚的人是心诚的人，与理智的人相对，真诚不等于“善良”，而指的是“情感”，是妨碍建立形式和民主的普遍规则的“情感”。把真诚的人读作可亲的人那就错了。塞尔吉奥·布瓦尔克以这种观念表明另一件事，表明这种“真诚”实际上是一种获得个人利益的方式。在这部令人钦佩的著作所作的近乎人类学分析中（塞尔吉奥是一位总是善于掩饰其学识的杰出作家），甚至描写了巴西人行为方式的特点，这些特点表面上非常可亲，似乎打破成规定则，而实际上是利用散漫和无秩序使那些能行使个人权力的人获益。

在我们的宗教活动本身，礼仪非常难以维持。他援引圣·希拉依雷的话说，在举行圣事的时候人们交头接耳，关心自己甚于关心共同生活。仪式可能象带有强制性的东西，所以是消极的，它也是民主生活的条件。

在巴西，我们往往把这种以缺少人所共知的一般规则的人为状况与“不拘俗套的民主”混淆起来。人们的印象是，应当打破一切规则才能有民主。然而，一旦所有规则统统打破，平等状况就不可能普及，民主状况就不可能彻底建立。

如同我现在一样，没有多少分析文章把《巴西之根》政治化。许

多分析着重于《巴西之根》对文化史的贡献，强调它在援引学者论断和使用对话语言描写各种状况时妙趣横生。本书不仅语言和风格朴实无华，而且论证极为严谨。确实如此，但我认为还能以另一种方式阅读《巴西之根》，即着重其对我们社会的深刻批判。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本书在其全部论证的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建设一个更民主的社会呢？怎样才能建设一个既非个人至上也非首领主义的、使所有的人共享现有的机会、并且象民主制度中那样具有一般规则的社会呢？塞尔吉奥·布瓦尔克的回答并不悲观。他不仅描述了“历史遗产”确定的状况，而且就民主的不同途径进行了探索，这对于一本1936年写的书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在本书中主张彻底民主。他还批判虚伪的自由民主主义，说它是以巴西当权的精英们可以接受的漂亮的辞藻掩饰的个人权力的另一种形式，他们从抽象和思想意识的观点同意自由民主主义立场，但却把真正的民主状况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置诸脑后。《巴西之根》是以民主的观点批判自由民主主义的。

在《巴西之根》的最后部分，塞尔吉奥·布瓦尔克指出了他乐观和满怀希望的根据：一场“从下面”的革命必将到来。他没有说革命，因为考虑到最好不用听起来吓人的字眼。因为他坚信，应当不用那类字眼来讨论进行最彻底变革的条件。总之，本书讨论的是对根基、文化遗产和现行秩序进行变革的可能性。他所预见的变革是，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农村遗产的重要性让位于他乐于看到的人群的出现，因为这能使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成为可能。城市化将把真正民主的新的政治人物推上舞台。

1995年10月，在写完这篇序言的时候，我在巴西越来越根深蒂固的民主精神中看到，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当

年确实有理由乐观。现在供中国读者阅读的《巴西之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并且是所有想了解巴西的人必读的作品。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

作者介绍

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 1902 年 7 月 11 日出生在圣保罗市，父母分别为克里斯托旺·布瓦尔克·德·奥兰达和埃洛伊那·G·布瓦尔克·德·奥兰达。他在卡埃塔诺·德·坎波斯学校上小学，在圣·本托学校上中学，1925 年毕业于里约热内卢法学院。

早在学生时代他便发表文章、论文和社会学研究及评论，开始了其文学生涯。作为作家，由于在《克拉松》杂志时代的革命行动，他在 1922 年在圣保罗开始的现代派运动中成了突出的人物。他和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内托创建了《美学》杂志(1924)，该杂志对革新巴西文学和艺术风格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一时期，他定期为《巴西日报》和罗德里格·M·F·德·安德拉德主编的《巴西杂志》(第二阶段)撰稿。

出于某种冒险精神和对客观知识的追求，他前往欧洲，作为记者在几个国家采访，尤其是 1929 年和 1930 年曾在德国逗留。

1936 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巴西之根》，这是当时由策划者吉尔贝托·弗莱雷主编的《巴西文献丛书》的首部著作。这本书在问世后的五十年里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在巴西出了十八版，并译成了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日文。

联邦区联邦大学建立之后，他进入该校，于 1936 年至 1939 年担任哲学院教授，讲授葡萄牙——巴西文化和美洲历史课程。

1939 年，他出任全国图书学会出版部主任，1944 年调至国立图书馆，担任阅览部主任到 1946 年。

1941 年，应美国国务院文化处邀请前往美国逗留几个月。

在一段时间里，他曾担任《新闻日报》的评论员职务，并于 1944 年把部分评论结集出版，书名为《玻璃蛇》。第二年，即 1945

年，他出版了关于圣保罗历史的著作《季风》。从1950至1952年，他重返文学评论，《里约热内卢日报》（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之页》同时刊登他尚未收入作品集的文章。

1945年他当选为巴西作家协会里约热内卢分会会长，在该会中继续进行其各位前任开创的事业，他们依次是曼努埃尔·班德拉、奥塔维奥·塔吉尼奥·德·索萨和阿尼巴尔·马沙多，当时国家生活正处于极为微妙的阶段。他的主张提到了一个月以前在圣保罗举行的巴西作家代表大会上，大会在新国家时期竟然通过原则声明，公开要求“民主自由以保障思想表达的完全自由、信仰自由、不受暴力恐吓的安全和尊严地生活的权利”。1945年，他还成为民主左派组织（即后来的巴西社会党）的创始成员。

1946年他迁往圣保罗，以领导圣保罗博物馆，于1956年卸任。从1948年起，他在圣保罗社会学及政治学校讲授巴西经济史课程（原先由罗贝托·西蒙森讲授），后来还讲授社会及政治史。

他曾于1947年和1950年两度担任巴西作家协会圣保罗分会会长。

1948年，他出版了名为《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圣保罗发展的起源》的小册子，1949年在圣保罗博物馆年鉴上发表了题为《圣保罗发展中的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儿》的论文。

1949年，他在巴黎先后参加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三个与其专业有关的委员会会议，并在巴黎大学举办了一系列讲座。1950年，他还在华盛顿参加了第一届葡萄牙——巴西问题研讨会。另外，他也参加了在萨尔瓦多（1959）和美国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66）举行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葡萄牙——巴西问题讨论会。1953年和1954年，他旅居意大利，在罗马大学讲授巴西问题课程。也是在1954年，他参加了第九次日内瓦国际大会并发表了题为《欧洲与新世界》的讲话，大会就该讲话进行了辩论。同一年，瑞士洛桑市巴科尼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讲话。

他于1955年返回圣保罗，被选为现代化艺术博物馆副馆长，任期六年。

1956年，他应邀参加在圣保罗大学哲学院讲授巴西文明史的竞选，并以题为《天堂的目光(巴西的发现及其殖民化的伊甸园式动机)》的论文就任，该论文于1958年作为非卖品印刷，印数100册。经过对文本的内容重新布局、修改和补充之后，这部杰出的著作纳入巴西文献丛书，于1959年出了第一版。

他多次当选为圣保罗大学历史专业主任。

1962年至1964年，他担任尊敬的安东尼奥·德·巴罗斯·乌略阿·辛特拉校长在任期间创建的圣保罗大学巴西研究所所长，其图书馆珍藏着原属于F·德·J·阿尔梅达·普拉多、后由圣保罗大学购得的关于巴西的珍贵作品。他曾担任也是在乌略阿·辛特拉在任期间创立的圣保罗大学巴西研究所、史前研究所及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组织委员会主任。

1963年，应智利大学及其美洲史研究中心的邀请，前往讲学并组织了巴西历史研讨会，组织研讨会的还有鲁吉埃罗·罗马诺教授(西属美洲史)和马克斯·萨维尔教授(美国史)。该大学出版了一本书，题目是《三个第一课：布瓦尔克、罗马诺、萨维尔》(智利，圣地亚哥，1963)。1974年，他参加了在加拉加斯(委内瑞拉)举行的拉丁美洲作家会议。

应美国政府邀请，他于1965年前往美国，访问了数所大学，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讲学，参加研讨会。1966至1967年，他再次赴美国，在印第安纳大学和纽约国立大学担任客座教授，除此之外还在耶鲁大学组织研讨会，参加教学活动。

应邀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拉丁美洲文化研究委员会之后，他出席了该委员会在利马(1967年11—12月)、哥斯达黎加的圣约瑟(1968年8月)和墨西哥城(1974年)举行的会议。

1969年,为声援因第五号制度法被迫退休的教授,他向坚持执行该法的圣保罗大学要求退休。但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并没有中断其作家的活动,仍然指导出版工作,例如《巴西文明通史》、《巴西历史》和《文明史》(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丛书),参加审评委员会,出版新书,准备再版原有著作,为报章杂志撰稿,在巴西各大学讲课和举办讲座(米纳斯吉拉斯、巴拉那、戈亚斯和巴伊亚),并且为圣保罗大学巴西历史专业的同事和学生的著作撰写序言,有求必应,他在那里培养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历史学家流派。

1980年,他参加工人党,并成为该党的创始成员。同年他荣获两个奖项:巴西作家联合会的儒卡·帕托奖和巴西图书商会的雅布蒂奖。

他于1958年被选入圣保罗文学院,填补了阿丰索·德·E·陶奈留下的空缺。

他与马丽娅·阿梅里娅·阿尔文·布瓦尔克·德·奥兰达夫人结婚,有七个子女:埃洛伊萨·马利亚、塞尔吉奥·阿尔瓦罗·奥古斯托、弗朗西斯科(奇科·布瓦尔克)、马利亚·多·卡尔莫、安娜·马利亚和马利亚·克里斯蒂娜。他于1982年4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其居住的圣保罗市逝世,在阿尔卑斯镇墓地火葬。

*

*

该年8月12日,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图书馆由圣保罗州文化秘书若热·库尼亚·利马博士和坎皮纳斯大学尊敬的校长保罗·雷纳托·达·科斯塔·席尔瓦教授在坎皮纳斯大学揭幕,并修复了作家的办公室。散文作家亚历山大·埃乌拉里奥(皮门塔·达·库尼亚)教授宣读了精采的揭幕词,本书转载了这篇揭幕词。阿尔梅尔·普拉多举办了奇科·布瓦尔克音乐欣赏会,坎皮纳斯大学管弦乐队举办了音乐会,音乐会也以奇科·布瓦尔克的乐曲结束。由若泽·塞巴斯蒂昂·维特尔领导的圣保罗州档案馆和J·R·阿尔拉尔·拉巴教授领导的坎皮纳斯大学纪念中

心举办了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周,参加者中有弗洛雷斯坦·费尔南德斯、若泽·塞巴斯蒂昂·维特尔、J·R·阿马拉尔·拉巴、亚历山大·埃乌拉里奥、阿德里亚·贝泽拉·德·梅内泽斯、苏埃里·罗布莱斯·德·盖罗斯和利马·麦斯格拉维斯。

另外,还举办了《塞尔吉奥之根》展览。

1986年9月,里约热内卢。

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

著作书目

I. 书籍——本人著作

《巴西之根》，里约热内卢，若泽·奥林皮奥出版社，1936。

《玻璃蛇》，圣保罗，马尔丁斯出版社，1944；第二版，前景出版社，1978。

《季风》，里约热内卢，巴西学生之家出版社，1945；第二版，圣保罗，阿尔珐·欧米加出版社，1976。

《道路与边界》，1957；第二版，1975。均为若泽·奥林皮奥出版社，里约热内卢。

《天堂的目光(巴西的发现及其殖民化的伊甸园式动机)》，纳入巴西文献丛书，里约热内卢，若泽·奥林皮奥出版社，1959，(1958年曾印刷100册非卖品，作为竞争圣保罗大学文明史课程的论文)；第二版为增订版，圣保罗，国家出版公司，1969；第三版，1977；第四版，1985，皆为国家出版公司。

《从帝国到共和国》(由他主编的巴西文明通史第七卷)，圣保罗，迪费尔出版社，1972。

《旧庄园》，圣保罗，国家出版公司，1975，唐·马伊亚插图。

《神话般的尝试》，圣保罗，前景出版社，1979。

《西方之端》，(遗作)，若热·库尼亚·利马评介，若泽·塞巴斯蒂昂·维特尔作序。圣保罗，巴西人出版社/圣保罗州文化秘书处出版，1986。

《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之根》，弗朗西斯科·德

·阿西斯·巴尔波萨组织的文集。里约热内卢，科科出版社，1989。

II. 书籍——合著

《巴西历史》[至独立止]，(教学用书)，与奥塔维奥·塔吉尼奥·德·索萨合著，里约热内卢，若泽·奥林皮奥出版社，1944。

《三个第一课》，与鲁吉埃罗·罗马诺和马克斯·萨维尔合著，美洲史研究中心出版，智利，圣地亚哥，1964。

III. 书籍——主编与组织

《巴西文明通史》(由彼得罗·莫阿西尔·德·坎波斯协助)，圣保罗，迪费尔出版社，1960—1972。

IV. 书籍——选集

《殖民地时期巴西诗人选集》(奥雷利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费雷拉评校)，二卷，教育部出版，1952；第二版(一卷)，圣保罗，前景出版社，1979。

L·凡·兰克：《历史》(选编及前言)，特鲁德·凡·拉斯昌·索尔斯坦译，圣保罗，阿蒂卡出版社，1979。

维尼西乌斯·德·莫拉依斯：《建筑工人》(由他组织并作序)，里约热内卢，新边界出版社，1979。

V. 书籍——指导与监督

《巴西历史》(教学用书)，卡尔拉·德·盖罗斯、席尔维亚·巴尔波萨·费拉斯和维尔吉利奥·诺亚·平托著，拉依马·麦斯格

拉维斯协助,圣保罗,国家出版公司,1972—1974,二卷。

VI. 书籍——翻译

托马斯·达瓦茨:《一个巴西殖民者的回忆》,圣保罗,马尔丁斯书店,1941。

威廉·施米特:《南美洲人种学》(南美洲文化界及文摘),圣保罗,国家出版公司,1952。



塞尔吉奥·布瓦尔克
(弗拉维奥·德·卡尔瓦略于1970年作的水墨画像)